

离开《时事新报》的马季良很快被《文汇报》总经理严宝礼请去出任该报总编辑。他与总主笔徐铸成、副总主笔宦乡、陈虞孙等一起，坚持民主进步立场，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；原《时事新报》的夏其言、麦少楣等一批进步分子、编辑也纷纷集结在《文汇报》旗下，大家齐心协力，把《文汇报》办得风生水起，成为上海爱国进步报纸的一面旗帜。在亟须报人发出声音的时刻，马季良更是当仁不让。如1947年5月，记者李肇基、麦少楣在采访复旦大学学生运动消息时，遭到特务围殴。马季良和进步同仁力主在报纸上揭露真相，并予以强烈抗议。报纸出版当天，即和《联合晚报》、《新民报》一起，遭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勒令停刊，报社也遭到当局搜查，并有三报记者被捕。马季良侥幸脱身，遂去港筹办出版香港《文汇报》。1948年9月9日，香港《文汇报》创刊，出任总编辑的就是马季良。当时除了主持编辑事务，他还积极从事统战工作，为报社筹划经费。他身兼数任，乐此不疲。

这年春天，陈润琼离开上海到纽约联合国工作。所以到了年底，在香港《文汇报》运转走上正常轨道之际，马季良也改变了原先赴英的计划，而以该报驻联合国特派员身份离港赴美。

与陈润琼的爱情瓜熟蒂落

马季良自到美国后，最初在《纽约日报》等爱国进步的中文报纸工作，其间还应聘创办了旧金山《中西日报》，并任该报顾问。他的爱国情怀依然浓烈，这在他于1950年创作的独幕话剧《回国之前》中表露无遗。这出独幕剧写留学生张某携妻即将由美回国，渴望参加新中国建设。张的朋友王前来送行。他们先是回顾了在美国的生活、学习种种情状，交流了彼此对美国社会的认识和观点。剧中人物张有这样一句台词：“在我们三个人中间，只有我离开中国太久，算起来快有四年了，虽然，报纸杂志上看到一些中国的消息，但终是隔膜而且不够的，回国以后，真要好好向人民学习才对。”这应该也是马季良本人的所思所想。尤其究竟带哪些书回国，曾让张和妻子纠结了老半天，正当他们考虑干脆都不带时，王带给他们作为送别礼物的书《知识分子的改

造》，却受到他们一致喜欢。寓意尽管浅显直白，却是马季良的真情表露。

同样真情表露的是，当张后悔在美国学到的东西回国后派不上用处时，王指出：“话不是这么说，只要我们今后全心全意为中国为人民服务，我们过去所学到的知识总是有用处的，也总归会有成就，会有贡献的。”王还说：“一定会如此的，可是不不要太性急，就得像你过去追求爱丽一样，得慢慢来。”针对张表露后悔来美国时，王特意提醒他道：“你可别忘了，如果你不到美国来，怎么能娶到这样一位美丽的太太呢？”显然，这出话剧也是马季良的思想和生活的折射。他的才华和痴情后来终于赢得陈润琼的芳心。

1951年秋天，陈润琼母亲在台湾去世，她要去奔丧，马季良则将在巴黎参加联合国大会，他们相约在巴黎相会，然后一起返回祖国。此时陈润琼已决定辞去联合国的工作。但后来因为没有获批准，也因此影响了她成行。

1952年，马季良与陈润琼的爱情瓜熟蒂落，他俩在巴黎喜结良缘。婚后他们投资入股朋友在巴黎开设的餐馆。此后马季良曾去巴黎大学攻读国际法等课。至于他想回国为祖国效力的初衷则始终没有动摇。

2013年11月29日作家文摘报转载作家叶永烈《叶剑英为何接见唐纳》一文(以下简称叶文)，我们才知道,1955年6月20日，中共中央调查部(简称“中调部”)正式成立，首任部长由李克农兼任，秘书长为罗青长。而一度脱党的“旅法华侨”唐纳斯时不仅“又入党了”，而且还是中共特别党员，是“中调部”在法国的重要干部。叶文提到，“至于叶剑英元帅，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，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他领导”。因为是秘密工作，所以马季良对爱妻该保密的也绝不透露半点内容。这也可以解释他们全家没有回国的原因。显然，那里的工作需要他。

1960年他们的女儿出生。从女儿初名懿华，后改名忆华，也可察知马季良的眷念故土之情。尤其是他从小教女儿学习中文，并讲解

相教唱《你是游击兵团》，迅速普及18旅并波及苏中军区第1军分区，成为部队官兵传唱不衰的战歌。为了烘托气氛，增强表现力和感染力，过鉴青和黄苇又将团歌写成两部合唱，歌咏队到旅部表演时得到旅首长好评和大会奖励。在1943年的江苏江都、高邮和后来诞生过《柳堡的故事》的宝应地区，《你是游击兵团》这首歌，抗日军民无人不晓，个个会唱。

时任18旅政治部主任的刘飞和参谋长夏光认为，由阳澄湖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新“江抗”部队，不仅是指52团，也包括整个18旅，因此，《你是游击兵团》是团歌，也是旅歌。于是，这首歌又有了“歌颂18旅”的副标题。歌曲展示的伤病员群体在艰难渴蹶中发展为游击兵团的不平凡历程，成为鼓舞苏南抗日军民团结一心坚决战胜日伪顽的精神力量。

一首历史厚重、脍炙人口的团歌，就是一部浓缩的团史！在团史馆，深受触动的陈荣兰和文牧，又瞻仰了叶诚忠以命相搏从日寇手中夺取的92式重机枪。当年，崔左夫写的《血染着的姓名》，对这挺机枪有过专门描述。闽东籍红军战士叶诚忠，一直战斗在有着“江阴老虎”美誉、以36个伤病员为骨干发展起来的2支队，担任过诞生在阳澄湖畔的1连连长，1944年在副营长任上，牺牲于宝应县大官庄乡战斗。为了今天的新中国，多少像叶诚忠这样的烈士，以自己宝贵的生命铺平了胜利的道路！出于纪念这位为“江抗”发展作出特殊贡献红军烈士的考虑，在嗣后的剧本创作中，陈荣兰和文牧特地在剧中安排了伤病员排长“叶思中”这一人物。

毕竟从小跑江湖，戏班出身的文牧，对抗战时期日伪顽我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局势，感到十分难以把握。

返回上海后，文牧反复研读《中国革命史讲义》，弄清了“江抗”在东路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这个时期，正逢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，汪精卫发电降敌，国民党发动了国共合作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。这使他意识到，这台戏的时代背景，应反映出敌顽伪既相互勾结，又相互矛盾的情况。同时，剧中我地下工作者要摸清敌人情况并利用“忠义救国军”内部的矛盾，小心机智地掩护伤病员。

唐纳：要热爱祖国(2)

中国文化，他有一首诗写道：“从小未识家父恩，今有闺女聊自矜。飘零国外三十载，岁岁教汝不忘本。”所以他在家坚持和女儿用中文交流。

留给爱女的遗嘱

1978年岁末，去国数十年的马季良携妻子陈润琼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。但此行保密。叶文特别提到，此行同样保密的，是唐纳在北京受到叶剑英元帅的秘密接见。而唐纳甫到北京，就提出到上海时要见老朋友夏其言。1979年唐纳到上海后，“中调部”安排他人住上海东湖招待所，那里也曾是中共中央华东局招待所。

正在外地出差的夏其言接到通知，让他赶紧回上海，说唐纳回来了，要见他。得知此讯，夏其言用“惊喜若狂”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。当天回到上海，“中调部”干部即告诉他，唐纳此行，对外须严格保密。

夏其言后来回忆道，他第二天早晨和老伴一起赶到东湖招待所看望老友。唐纳闻讯“快步欢迎，风度依旧：把臂端详，两鬓微苍”。“坐定后，他(唐纳)的第一句话便是‘哎呀，你为我吃了不少苦头！’”

夏其言这天是第一次见到陈润琼，觉得“她果真是大家闺秀，名媛风度”。而久别重逢后的唐纳给他的印象，则觉得他已“不像当年豪爽直率，变得谨言慎行。只谈往事旧谊，极少涉及在法国的生活”。

唐纳夫妇此行没有公开露面，包括唐纳想看电影，也是在东湖招待所的内部小放映室为他们夫妇单独放映。不过对于个别当年好友，还是安排唐纳与他们见面，除了夏其言，杜宣、叶露茜夫妇即是其中之一。老友重逢，杜宣也用了一个“惊喜交加，感慨万端”来形容，杜宣仍然称呼唐纳叫“季良”。后来杜宣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：

季良和露茜是少年时代的朋友，他过去一直托她办过事，这次他又重托露茜为他寻找他过去出版过的《中国万岁》《陈园园》《生路》三部

35. 丝绸走俏世界

由于上海以经营棉布为专业的市镇数量众多，仅以七宝镇为例，建于北宋的七宝教寺，几乎与朝廷在上海浦建立“上海务”同时，七宝教寺名声显赫，宋真宗皇帝于大中祥符元年(1008年)，敕赐“七宝教寺”匾额，遂为正宗禅林。遂以寺名镇，属华亭县，明万历元年(1573年)析置青浦县后，北半部划归青浦县，南半部仍归华亭县。清顺治十三年(1656年)析置娄县后，华亭之部划归娄县。七宝镇位于蒲汇塘、横沥之间，水运方便，为“商贾必经之地”。七宝古镇的特点是四乡旱地多而水田少，道光《蒲溪小志》说，“大熟所种，(棉)花居大半，豆次之，种稻十不得一”，物产以棉花为大宗，有早棉、晚棉，“以供纺织，且资远贩”。纺织织布成为七宝农家的主业，所纺之纱，“较西乡为独异”。“比户织作，昼夜不辍，乡镇皆为之，暮成匹布，易钱米以资日用”，所产之布，有标布、扣布、稀布，尤以稀布为最佳。此种稀布，阔一尺二寸，长二丈三尺，上海地区号称“龙华稀，七宝稀最驰名”。龙华稀，七宝稀又称龙华尖、七宝尖，张春华说：“布之精者为尖，有龙华尖、七宝尖名目。”有诗曰：“晚市评量信手拈，廿三尺外问谁添？关山路杳风声远，多少龙华七宝尖。”“关山路杳风声远”，说明“七宝稀布”是畅销各地的精品。而纺织此种棉布的农家，家中置布机一架，昼夜织作，“率日成一匹，其精緻者日可二匹”，“清晨抱布入市，易花、米以川，来旦复抱布出”。七宝农人不仅精于纺织，还精于制作纺车，镇中自东栅外过小石桥向东至东圣堂（即七宝寺），又东至安平桥止，有一条长约三百余步的街道，叫做纺车街(又名东街)，街中人家多制纺车售卖，街名也由此而来。

中国于2010年举办世界博览会。在申博委的报告里，含有一条重要的申办理由，它源自那份叫做《北岭徐氏宗谱》的文本，其间记录着商人徐荣村携“辑里丝”在1851年首届世博会获奖的史实。

“辑里丝”，又称“湖丝”，北宋南迁时期，我国蚕丝事业的重心逐渐自冀、鲁、豫转移到江、浙两省太湖流域，成为我国桑、蚕、茧和

多幕剧剧本。但这三本书，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，经过两次战争，尤其是十年浩劫，书籍文物的损失，是难以言宣的。露茜办事一直是认真负责的，她到处奔走，居然将他三部剧本都找齐了。为此，季良感到十分兴奋。此次季良夫人又将这三本书带回来了，我看到季良在书的扉页上为他女儿忆华，写下了下面一段话：

我没有什麼产业留给你，即使有一点，也希望你献给祖国。唯一在目前留给你的，是最近由好友所找到的我所创作的三个剧本，虽然都是过了时的，而且很不成熟，但你可以从中认识和了解我对祖国人民一贯的忠贞和热爱。

给爱女忆华 留念。

这短短的几句话，包孕了一位海外游子对祖国的忠诚和无限的热爱。他怀着殷切的希望，要他的女儿继承他一贯热爱祖国的思想。

杜宣所指“此次季良夫人又将这三本书带回来了”，“此次”系指马季良的第二次回国之行。那是1985年9月，此行由国家安全部安排，马季良再度回到国内，此次妻子女儿与他同行。他们一家人住上海一家高级宾馆后，夏其言去看望他们时，邂逅郑君里的遗孀黄晨。聊谈中马季良说起，他夫人和女儿将去中国南方旅行，然后先回巴黎，他还要去北京。夏其言此时作为中国新闻代表团成员即将赴北欧四国访问。马季良得知后，请他务必在出发前抽时间能与自己再聚聊。后来夏其言在出发前前往北京，他从解放日报北京办事处去马季良下榻的北京饭店只需走五分钟，所以在一星期中他们几乎天天见面。有一次晚宴，还邀请他以前认识的多位影剧界老朋友相聚，“那些人，几乎无例外地都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，以及多年不见，恍如隔世之类”。

那次交谈时，马季良还和夏其言说起，他想写自传，然而令人扼腕的是，回忆录尚未写出，1988年8月23日，马季良因肺癌在巴黎不幸病逝。他弥留之际留给爱女忆华遗嘱中的一句话，很可以概括他的一生，那句话是：“要热爱祖国！”

(摘自《档案春秋》2015年第11期)

优质土丝的主要产区，这些地区所生产的土丝统称为湖丝，“辑里丝”，由英文(Tsatlee-Silk)音译而来，主要产于浙江的湖州，与上海有什么关系呢？据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考证，19世纪中叶，上海成为中国生丝的主要出口地。英国政府在南京条约谈判中提出开放五个通商口岸，江南滨海小城上海被赫然列入名单，这不仅因为它具有良好的交通位置，更在于它接近“辑里丝”的产地——浙江湖州南浔七里村，后者距上海外滩仅80英里之遥。中国人把七宝村所产生丝的名称，雅化为“辑里丝”，而英国人则干脆把它叫做“Shanghai Silk”，也就是“上海丝”，就如同今天主要产于阳澄湖的大闸蟹，外国人也将它称为“上海蟹”一样。

“辑里丝”，以及用它们织成的丝绸，以其工艺精良，畅销全世界，通过“丝一银”对流，大量白银货币流入上海，并流向全国。全汉升《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》说得好：“中国丝绸工业具有长期的发展历史，技术比较进步，成本比较低廉，产量比较丰富，所以中国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，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售，连原来独霸该地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大受威胁。由此可知，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，就中国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来说，显然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。”“上海丝”的背后是太湖流域——江苏和浙江蚕丝生产的广阔腹地。海外市场对中国丝绸需求量非常大，而今国家倡导“一带一路”战略，上海是这个战略的端点之一。据汪敬虞的研究，1679—1833年的155年中，中国生丝的出口量，从微不足道的8担，上升到9920担，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，每年的出口量经常在5万担以上；90年代初，中国生丝出口量突破10万担。原因就在于，中国江南生产、经上海出口的生丝工艺精良。在鸦片战争前，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，曾经居于领先地位，并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和声誉。而这些生丝，主要来自江南的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，如浙江南浔镇、江苏震泽镇等地。

一颗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

高建国

23.很快风靡全团

52团上海兵多，整体文化水平高。全团基本上没有文盲，单是一营就有30多名高中毕业生。当时2连有个统计，全连104人，有两名干部是老红军，有70名干部战士是上海的工人、职员和学生，其他战士是江南江北的工农青年，全连没有一个文盲。部队官兵有文化，鉴赏和学唱歌曲的能力自然也强。

黄苇到连队征求意见，指导员丁毕克建议，曲子既要有江南风味，又要有英雄气魄！战士们快人快语说，团歌唱起来要有劲道，要好唱，听起来像个模范游击兵团的模样。一句话使黄苇的心里开始亮堂起来。模样就是形象，就是歌曲的灵魂和基调！

那几天，黄苇眼前总是萦绕着一个英雄的影子，那是闻名苏南的本团战斗英雄海有鱼。部队宿营宝应县王家墩那天，海有鱼挑着水桶路过烈士纪念碑，见到黄苇，红着脸放下水桶，低声说：“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”黄苇急忙问：“啥事？尽管说。”“要是能在战斗中光荣了，你能给俺写支歌吗？像唱《模范党员沈金鸿》的歌那样，在全团唱得亮亮的。”黄苇一把抱住海有鱼，一叠连声地说：“我写，一定写！”

1945年4月21日，海有鱼在高邮县三垛河伏击战中壮烈殉国。黄苇含着热泪连夜赶写了一首纪念海有鱼的歌，开头几句是：“大海里有英雄鱼，经得起巨浪冲打，熬得住狂风暴雨，在搏斗中，勇敢冲向前……”这首歌很快风靡全团。写好这首团歌，这是多少海有鱼一样可钦可敬的英雄战士的期盼啊！追忆往事，黄苇浑身注入了无穷的力量。他像着了魔似的，吃饭、行军、睡觉都在背词哼调，灵感一来，就赶快把音符记在本子上，逐步形成了曲子的结构和旋律。

三天后，黄苇向股长过鉴青交上了为团歌谱好的曲子。经团领导和部分干部、老兵试唱并提出修改意见，过鉴青和黄苇又改动了个别字句和音符，11月由歌咏队正式示范演唱，博得全团官兵热烈反响。此后，各营连争

